



等记忆开出花

□陈雅铨

我从未想过,时间一直向前走,但有的人和事却永远停在那一刻,就像是一个坏掉的钟表。夏日的小雨淅淅沥沥,如同曾祖母的耳语,何其有幸,我一出生,家里就成了四世同堂,而年纪最大的曾祖母,成了我儿时最好的玩伴。

曾祖母住的宅,是十分传统的古大厝。黑瓦鳞次栉比,搭建成遮风挡雨的屋檐,墙壁是由泥土和石块混合而成的,角落里堆积着多余的瓦片,夹缝中还长满了野草。从我家到老宅有许多条小路,每一条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,有的是土路,坑坑洼洼的,有的则是鹅卵石路,亮晶晶的。去找曾祖母时,我有时喜欢跳过一个一个小坑,有时喜欢踩着一个个鹅卵石,无论是哪一条通往老宅的路,都是无比快乐的。

在我出生之前,老宅就一直在历史的维度上矗立着,那时的黑瓦已经褪去外

衣,袒露内里的斑白,外墙也被撕得粉碎,或许它早该“退休”了,只是屋里头住的人一直精心地照顾着它,有人在,灯光会亮,厨房有烟火,老宅就一直存在着。曾祖母时常穿着整洁的布衣,梳着好看的发髻,每天都把老宅里的红砖地板洗得干干净净,我那时经常骄傲地跟身边的小伙伴们说,曾祖母年轻时定是一位勤劳的漂亮女孩。

曾祖母得闲时,就会将一把竹藤椅搬到院子里,然后抱着我一起靠着椅背,伴着风吹来的沙沙声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也不管那阳光如何爬上我们的手臂、脸颊和发丝。

等到晒足了阳光,曾祖母就带着我进屋泡一盏茶。有次泡茶前,她问我想喝什么茶,小时候的我哪知道什么是红茶,什么是绿茶,随口就说自己听着耳熟的茶名。之后曾祖母再为我泡茶时,选的茶叶就再也没有变过,一直是我说过的那种,而那茶的

味道,也始终未曾变过。我想这就是说出口的人往往是无意,可听者却有意,曾祖母就这样悄悄地记住了我的话,把我的喜好放在了心上。

从前的日子里,没有手机,没有电子游戏,不过曾祖母总是有办法陪我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寻找乐趣。记忆里,家里打扑克牌并不意味着“斗地主”,曾祖母有自己独特的玩法,可以是“对十”,也可以是“排火车”。我每次和她玩扑克牌,分牌的时候总期待着自己能拿到红色的“大鬼”,因为这样一下子就能得到二十分。有时候拿到了想要的牌,我面上还得端着,生怕被曾祖母看出破绽。一来二去,曾祖母便看出了我的小心思,但是她不戳破,输给我的时候就是会笑着说,自己今天抽到的牌不好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长大后的我去城里读小学,由于就读的是寄宿学校,因此每

周只能回家一趟,慢慢地,我便不再依恋曾祖母的陪伴。后来去老宅的路变了许多,我也记不大清了。而那时的曾祖母也开始长时间地躺在床上,身上一直插着长长的管子。耷拉的眼皮,微张的嘴巴,她的模样变了很多,老宅也变得阴暗不少,我不知道阳光跑去哪了,只能紧紧握着曾祖母的手,安静地陪着她,虽然很想和她说话,但是她总是很快就睡着。

时间如同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,偷走了无数的岁月,却仍不满足。如今,曾祖母神采奕奕的样子,早就停留在回忆里,但在我脑海中,她的模样却未曾被流逝的光阴冲淡。我想,这或许是因为那些与她共度的美好时光,正是有了它们的浇灌,心就像是永不干枯的土地,始终能让记忆开出动人的花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)



读书患不多,思义患不明。患足已不学,既学患不行。



我们正在玩一个名叫“吹乒乓球过水杯”的游戏。看,首先上场的是肖同学,只见他站在桌子前,俯下身子,压低脑袋,双手撑在桌子上,深吸一口气后,他闭上眼睛,使劲一吹,乒乓球就稳稳地落入第二个杯子中。高兴得手舞足蹈的肖同学,大声欢呼的样子犹如一位凯旋的大将军。

接下来上场的是玥同学。只见她冲到桌前,鼓起腮帮子,使劲一吹。但乒乓球好似在挑衅她,纹丝不动,就像是在说:“瞧你这个小身板,还想吹动我?”不过玥同学没有放弃,即使吹得面红耳赤、气喘吁吁,也不肯罢休。只是反复尝试了多次,球不仅一动不动,她还被溅得满脸是水,看起来十分狼狈。老师和同学们赶紧上前鼓励她。重拾信心的玥同学,调整气息后再次一吹,终于把乒乓球吹过了杯子。见她成功了,所有人都为她欢呼、鼓掌。

——《吹乒乓球过水杯》(林佳祺,泉州市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)

因为我乳牙疼得捂着腮帮子,奶妈拿来一条绳子,将它的一头绑在我的牙齿上,然后再用手扯着线的另一头。奶妈就开始和我的乳牙进行“拔河比赛”了,不过即使她使出九牛二虎之力,那颗牙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,好似一颗根深蒂固的大树,反而是我痛得呲牙咧嘴,哇哇大叫。

一计不成,我又心生一计。想起同学说过吃苹果能让乳牙掉下来,我赶紧从冰箱里取出一个苹果。只听咔嚓一声,苹果被我咬了一个大窟窿,但是牙齿依旧跟敬业的士兵一样,不肯“下岗”,完好无损地留在我的口中。正当我准备放弃、无奈地用舌头舔了舔那颗乳牙时,它居然比我先“投降”了,瞬间从牙龈上掉下来,我举着这颗折磨自己许久的牙齿大笑道:“牙齿啊,你总算是‘下岗’了。”

——《牙齿“下岗”记》(陈彦霏,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)



会舞龙的太爷爷

□陈铭旋

我曾见过舞龙,在张灯结彩的绚烂光芒之下,壮美华丽的“龙”腾跃而起,时而是翩翩游龙,疾行四方;时而是西脱飞龙,藏匿在云中;时而又盘龙四望,威慑天地。

不过,我最喜欢的还是太爷爷表演的舞龙。今年九十二岁的他,曾是一位善于舞龙的小伙子,技艺更是当时团队里数一数二的。今年去探望太爷爷时,我突然很想见识一下他的舞龙功夫,于是跟他撒娇道:“太爷爷,您不是会舞龙吗?让我见识一下吧。”太爷爷捋了捋胡须,爽朗地笑着说:“我老了,挥不动龙头啦。”话虽这样说,但是最后拗不过我的太爷爷,还是决定“重出江湖”,为我展示一下他的舞龙绝活。

太爷爷翻出了陈旧的龙头,和我一起来到院子里。只见他先是爱怜地抚摸了几下龙头,好似与久违的战友打招呼。随后太爷爷拍手高举龙头,开始奋力地摇动杆子,虽然舞龙的只有太爷爷一人,龙头看起来也有些“孤单”,但是随着太爷爷双手有节奏地摆动,龙身好似“长”了出来,跟着龙头一起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,一会儿猛然地向前一探,势如破竹般,一会儿又奔驰向后,犹如疾风骤雨,看起

来就像是一只巨龙正在腾云驾雾。“忽如裴斐舞双剑,七星错落缠蛟龙。”此时的太爷爷一点都不像是耄耋老人,看着他灵活舞动龙头的身影,我仿佛窥见了年轻时的样子,那样的朝气蓬勃,那样的活力四射。

“太爷爷,让我试一试吧。”我突然来了兴致,也想尝试一下舞龙。太爷爷闻言开心地应声道:“好,我教你。”随后他耐心地指导我如何正确地摆动龙头,教我如何把握节奏感和身体的协调性,也告诉我如何享受舞龙的畅快和激情。“你自己试一下。”我在太爷爷的笑声中拿起龙头,伴着他有节奏的拍手声,第一次舞起龙来。“舞得好,有我当年的风范。”太爷爷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我想那一刻,他或许同样看到了自己年轻时舞龙的模样。

其实在我家,不仅太爷爷会舞龙,爷爷也是一位舞龙高手,而初次尝试舞龙的我,更是萌生了一个想法,那就是未来的自己能加入舞龙队伍,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太爷爷引以为傲的传统技艺传承下去。

(作者系晋江市第二中学初一年学生)

盛夏识蝉

□黄涵波

七月正值盛夏,无论是在乡下或是城市里,蝉总是随处可见,不仅城里的绿化带、草丛中有它的身影,乡下的大树上、田埂边也能发现它的踪迹。

炎夏时节,蝉鸣也随处可见。正所谓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蝉鸣是极其响亮的,无论昼夜,蝉总是孜孜不倦地大声鸣叫着。我时常感到疑惑,为何它们总能不知疲倦地鸣叫呢?在我看来,蝉鸣是吵闹又无理的。我更是一度十分厌恶这些制造噪声的昆虫。

蝉的相貌并不美观,甚至有些丑陋,全身黑漆漆的它们,不时扑打着一对大翅膀,似乎随时会飞起来袭击人。但是我翻阅资料后才知道,这不过是自己的偏见罢了,就像是人会以貌取人,对昆虫们也不例外。其实蝉是一种温和的昆虫,在它的一生中,曾有过漂亮外表。比如在蜕皮时,蝉不仅拥有翠绿色的娇嫩身躯,还带着一对锃亮的透明翅膀,这也是人们熟知的“金蝉脱壳”的过程。蝉在这个生命中的关键时刻,会展现出最美丽的姿态。不过等到外壳蜕去,它又会披上朴素的外衣,展开变得强健的双翅,以全新的样貌,去迎接这个美丽的世界,并不会沉迷于华丽又脆弱的外表。

蝉也是无私的,当它们面对蚂蚁、甲虫等小动物来索取食物时,总是无私地分享自己正在吸吮的树汁。而在蝉死后,它们的躯体,则会成为小动物的食物,为其提供所需

的养分。蝉,除了具有不少令人惊叹的特质,还有着一定的药用价值,正因为这样,捕蝉成了许多人青睐的夏季趣事。被捕捉后晒干的蝉,还能拿来入药,可以作为一味治病的良方。

在自然界中,蝉的外表并不显眼,但它的身体却蕴藏着不少令人惊奇的奥秘,让人会对它产生无尽的探索欲望。我想,趁着暑假的好时光,不妨多去户外走一走,近距离感受一下独特的蝉鸣,或许我会对这些叫声有新的感触,也能从中挖掘一些蝉的“新秘密”,更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小昆虫的独特魅力。

(作者系泉州第一中学初二学生)



(CFP图)

个字说得清楚,只为让我能听得懂他的意思,那可爱的模样,着实令我印象深刻。当我买完海蛎煎,即将转身离开时,阿姨还塞了一块刚出锅的芋头饼给我,那冒着热气的喷香滋味,似乎也随着榕树的气息飘进了我的心里,更成了我每每想起都会格外感动的回忆。

“榕树情深,情树系心。”听说在闽南语里,“榕树”与“情树”同音。起初我对此感到困惑不已,心想这沧桑的古榕树,为何会被赋予情树之名?但是随着两年的步履不停,在这座古城里不断与榕树相见,从相识到相知,我渐渐读懂了藏在这些古榕树背后的情深。这里的人们、建筑都有着古榕树一样的特质,他们扎根在这座古城,守护着这里的历史与文化,又用包容的姿态欢迎、接纳着四方来客。就像是城里随处可见的古榕树一样,行走在泉州,

能见到无数有着深厚底蕴的红砖古厝,也能碰到许多热情好客的阿叔阿姨,还能感受到似如故乡的迷人烟火气,即便是来自不同城市的人们,在此地都能寻找到一份共鸣。如今,当我再次望向古榕树时,心中已不再有难解的乡愁,而是满心的欢喜,我时常暗自期许,希望自己能像古榕树那样扎根这片土地,在这里筑梦,也在这里逐梦。

“情”滋养了人,润物细无声。风吹叶动,沙沙作响,我轻轻地转身,耳畔的风,就像是老榕树的欢迎语,好似在说:“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欢迎你。”也好像是指路的阿叔和卖海蛎煎的阿姨的叮嘱:“孩子,你慢点走,时间还早。”在泉州,榕树就是“情树”,因为这棵树,我爱上了这座城,你说,这是一段怎样的缘分啊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2022级学生)

不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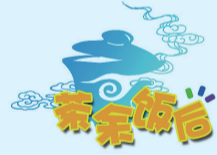
老师批改期末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份奇葩试卷,第一页只写了几行字:“老师,我不会,后面不用看了,啥也没写。”翻到第二页的时候,还有一行字:“老师,你不相信我是吧?”

找头发

一位顾客到理发店剪头发。顾客:“请问理一次发多少钱?”理发

师:“10元。”顾客:“怎么这样贵?要知道,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。”理发师:“我当然知道。但是10元中只有3元是理发的,另外7元是我头发的价钱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我的舞蹈首秀

□谢佳静

练功房里,盘着头发的女孩,挺直腰背,脚踩舞鞋,把腿抬高,努力拉伸……这就是我学舞的真实写照。舞蹈,在不知不觉中陪我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,如今,早已成了我的一个拿手好戏。

六岁那年,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,懵懂的我被舞蹈老师领进教室,从那一天开始,舞蹈就走进了我的心里。

时间很快过去,我迎来了第一次独舞的展示机会。记得那天到表演现场,我领到了一张号码牌,是8号。我看着这个号码,不禁松了一口气,因为这表示还有时间能让我活动身体,拉伸一下四肢。但是等到7号选手上台后,我变得紧张起来,心跳声又快又重,犹如打鼓一般,无论我如何努力调整呼吸,始终无法平复情绪,手脚也开始发抖。

“有请8号选手上场。”听到主持人

的报幕声,我赶紧拍了拍胸口,疾步走上舞台。找准台上的中心位置,站定后摆好开场姿势,我再一次为自己加油打气,告诉自己千万别慌张。转眼间,聚光灯照在我身上,随着悠扬的音乐缓缓响起,我扬起嘴角,抬起双手,足尖轻点节拍,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转身、抬手、跳跃、舞动……逐渐沉浸在舞蹈中的我,情绪变得愈加平静。我挥动手中的橘色扇子,让它随着双臂一起舞动,扇子上系着的飘带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,在空中摆动时好似在为我伴舞,为我喝彩。

那时那刻,我早已听不到紧张的心跳声,耳边只剩下动听的舞曲旋律,我的手脚越发舒展开来。伴着乐曲的节拍不停地变换,我感觉自己犹如一只展翅飞舞的燕子,有时是在空中盘旋,飞得自由自在;有时又像是闯入迷雾中,飞得小心

翼翼;有时则又急匆匆地奔向天际,飞得横冲直撞。

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我顺利完成了收尾动作。小跑向前,我双臂向两侧张开,对着台下的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听到热烈的掌声,我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我知道,这就是对我舞蹈首秀的最大肯定。

星光不负赶路人,时光不负有心人。满腔热爱和持之以恒的刻苦练习,让我成功完成了这次演出。这场首秀不仅让我在舞台上尽情展现了自己的风采,也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力量与自信,更让我坚定了信心,明白无论面对何种挑战,只要心中有梦想,就一定能够舞出自己的精彩。

(作者系德化县第六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)

阿嬷的缝纫机

□洪明裕

那时早已天黑,但是在镇上换得缝纫机的阿嬷,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运回家。于是她就将缝纫机绑在扁担上,自己扛着往回走。当时路上没有路灯,道路黑漆漆的,阿嬷一路上走得胆战心惊,后来历经几个小时,大汗淋漓的她才终于成功把那台缝纫机搬回家里。

即便用心保护,如今这台缝纫机也染上了岁月的痕迹,不少部件都已经生锈,看起来颇有年代感。缝纫机的最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多条井字形踏板,每次只要阿嬷的脚放上去,轻轻一踩,缝纫机就会开始工作。

一直陪伴阿嬷的这台缝纫机,过去还曾是家里一个重要的经济“支柱”。听

说有一年爷爷下地干活时不小心摔断了腿骨,家里少了一个人干农活,收入就减少了。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阿嬷白天到田里干活,晚上也不休息,总是踩着缝纫机帮左邻右舍做衣服,缝补物件。正因为有在缝纫机旁日夜操劳的阿嬷,那时的一家老小才得以衣食无忧,吃喝不愁。

嘎吱、嘎吱、嘎吱……夜幕降临,月亮悄悄地跃上枝头,晚饭后,阿嬷的缝纫机再次不停地忙碌,那阵阵踏板发出的响声,看来又将成为一首动听的催眠曲,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(作者系南安市石井镇景江小学六年级学生)